

# 文學劇場導演譚孔文 做邊緣的守護者



## 舞台焦點

撰文：張綺霞 [ellacheung@hkej.com](mailto:ellacheung@hkej.com)

浪人劇場創辦人譚孔文  
多次將香港文學改編成舞  
台演出。（陳縱宇攝）

本地文學的讀者群向來不多，而本地劇場界近年也為開拓觀眾而苦惱，把文學結合於劇場中，究竟是把這形式推向更小众，還是為兩者開拓更廣闊空間？

浪人劇場創辦人譚孔文多年前開始將香港文學改編成舞台演出，並以此為劇團定位。從舒巷城《鯉魚門的霧》開始，他對本地文學家情有獨鍾，西西、董啟章、韓麗珠及陳冠中等的多部作品都在他創作之列。他笑言，劇場工作者與文學作家同樣「孤獨」，他們各自站在邊緣上，做藝術與城市的守護者。「如果連這小小的框都守不住，社會就會倒。我們永遠要做最前的一個，也是最後的一個。」





他笑言，文學家和劇場工作者都是「販獨」的人。（受訪者圖片）

### 譚孔文小檔案

職銜：浪人劇場劇場創辦人及藝術總監

學歷：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學士

過往作品：《暗示》、《縫身》、《體育時期2.0》、《鯉魚門的霧》、《裸「言詠」無邪》等。

譚孔文（箭嘴）在學時曾代表學校參加布拉格1995國際舞台設計四年展。（受訪者圖片）



譚孔文出身小康之家，爸爸在煙行賣煙，媽媽是主婦，他在順德出生，後移居香港，母親從小就勸他要多讀書，否則要做「無冷氣」的地盤工。後來他投身戲劇，笑言也是滿足母親的期待。「是一份有冷氣的工作」。

中五畢業後，他去專科學校讀平面設計並在酒店工作，覺得生活苦悶，與此同時也參加業餘劇社，發現那才是自己想要做的事。「九十年代，舞台劇剛起飛，無論是主流還是實驗的表演都很活躍，於是決定讀演藝學院。」1992年，他以後補身份被取錄，主修舞台設計與導演。當時演藝剛成立不久，老師都很年輕，學校氣氛開放自由，啟發甚多。1999年畢業時，熱潮仍未退卻，雖屬自由身身份，但他工作不斷，卻日益感到沉悶空洞，決定自行創作演出。

### 美化「難民」

2003年，譚孔文前往日本作交流，遇上了知名劇場導演佐藤信，他指藝術家就如「refugee（難民）」一樣，「我們永遠都是遊走在邊緣的。」他受佐藤信的話話啟發，決定回港創立劇團，並把「難民」美化為「浪人劇場」。第一個作品以他當媽姐的二姑媽為藍本，想像她孤單的內心世界，戲劇以意象先行，把媽姐處境與全球最深、沒有什麼生物的馬里亞納海溝聯繫在一起，有朋友笑指這戲劇氣氛冷寂，「問我是不是做鬼片」。

如今劇團以文學作品改編為主，他自言是始料不及。起初他搞劇團都是業餘性質，後來決定全職投身並申請藝發局資助，碰巧改編了不少文學作品，遂以之為定位。

改編文學作品，是因為這種形式能開



他即將把董啟章小說《安卓珍妮》改編成舞蹈音樂劇場《心林》，當中大帽山的描寫最觸動他。（受訪者圖片）

拓劇場邊界，「沒有那麼悶」。讓兩種形式互相溝通的想法，始於他受邀將舒巷城《鯉魚門的霧》改編成短劇，演出得到不少好評，信心也有所增強，其後多次改編本地文學家的作品，卻遇上不少質疑。

「許多人都問我，為何不改編世界文學？雖然我也有看，但我還是喜歡香港文學。因為裏面核心所說的事，就是我身邊的事情。我們都面對同一個城市，只是大家的角度不同，當你再走進城市實地去看，也能夠看見他們所看到的，這是我想找到的互動。」

### 慢速思考

他笑言，如其他劇團一樣，他們的營運也因難重重，在表演以外也要做很多其他工作，但他認為無論做什麼，最重要是不偏離自己的藝術追求。「若不堅守自己的價值觀，就會被（外力）扯散。」他笑言當初將文學與劇場結合，也沒想過究竟演出有沒有觀眾愛看。「近兩年才開始想作品與觀眾之間的距離。」

「現在我覺得劇場的觀眾多了，但觀眾看完演出的感受卻少了。大家對演出的熱情總不及對Pokémon的熱情，沒辦法回到從前看完表演後心裏的滾動狀態。」社會節奏變得更快，不少劇團也有所跟隨，然而他自嘲思考的步伐比許多人都慢，文學劇場正適合他。

數年下來，他的本地文學改編戲劇已開拓了一定觀眾群，然而他不想走得太快，一齣一齣劇地慢慢做。「其他人會如周星馳在《食神》那樣，想到一個概念，就要快快手做市場推廣，好好包裝，然後發展



譚孔文曾改編《香港三部曲》，圖為他與製作團隊及陳冠中（前排左一）及林克歡（前排中）合照。（受訪者圖片）

零售，再分拆上市，但我只相信要一步一步，把一件事做好。我寧願做慢些，每個需要感受的時刻，都盡量感受清楚，才走得再遠些。」

在每次改編前，他都會與作品的作者見面，但形容那是精神上的交流多於細節的討論，互相分享彼此的孤獨，「我們都是「販獨」的人。」他笑言，孤獨不是選擇，或許是性格使然，雖然劇場為集體創作，但他總喜愛自己拉開距離。最近他再一次以董啟章的文字作藍本，與林俊浩合作，將小說《安卓珍妮》改編成舞蹈音樂劇場《心林》（香港文化中心劇場，9月9日至11日），將城市中的孤獨感進一步延伸。

他指出這次演出是上次陳冠中《香港三部曲》改編的延續，從另一角度探索城市精神。故事講一個女研究員到大帽山尋找傳說中可單性繁殖、雌雄同體的斑尾毛蜥，名為安卓珍妮，牽扯出與身邊男性的角力關係。撇開小說牽涉的城鄉對立、性別對立等，他更關心女主角心中真實想法，形容董書寫的是一個「框架小說」，故事只描繪出框架，讀者要主動代入才能有所體會。

### 夜行經驗

雖然演出承繼故事的主要情節，但他希望減低這次文字的比重，改以畫面與聲音展現文字的「質地」，讓表演變得「純粹」。喜歡用拼貼方式構作表演的他，將會安排一對舞者與一對演員同台演出，讓形體與戲劇演繹在同等位置上相輔相成。「戲劇內容主要透過身體表達，文字只為塑造氛圍出現。」

小說最吸引他的是大帽山的環境，小

時候住在荃灣，經常跟父親行夜山上大帽山看日出，父親一個人在前方走得很遠，他自己一個在寂靜幽暗的山徑上行走，那種氛圍在小說中找到共鳴。「但原來董啟章並沒有去過大帽山，都是他想像出來的。」

為了更了解小說，他與燈光設計師特地走了梧桐寨一趟，竟發現瀑布下一對男女躲在大石後濕身依偎，就如女主角與看屋的男人在溪中互相誘惑的情景。這些經歷讓他明白到，塑造故事體驗比帶出主題更重要。「令表演者與觀眾的感受同步，才能在虛假的舞台上呈現真實。」

### 擴大想像

他期望，劇場可以為作品提供另一種解讀之餘，也能從另一個角度感受城市。「如今社會中恍似有好多想像，但其實這些想像又是很狹窄的。我希望文學與劇場之間可互相補充，擴大人的想像力。」

改編過多個文學作品，他也慢慢摸索出一套方法。「我融入文學的元素，但同時又很想把它排除。」起初他很受文字的影響。後來他領悟到，自身的閱讀經驗才應是表現的重心。「應該要把文字更為消化，成為整體的藝術。」

他不想用作品為表演「貼金」，而想透過劇場塑造出大家都感受的體驗。於是常以道具或裝置作為遊戲發展出戲劇，代替將文字直接搬移，又着重呈現氛圍，認為這樣才能將文本的想像空間拓展。「讓這件事變得更有價值，再傳遞給人才更有意思。如今媒體資訊傳播太快，沒有體驗，跟自己看小說沒有差別。我想找回做每件事的價值，但發覺要堅持這件事是很難的。」